

王
家
大
院
丛
书

JING SHENG WANG SHI

静升王氏

主编：耿彦波

六百 年

山西经济出版社



王氏宗祠大门



静升王氏源流碑



凝瑞居府第门



夕照王家建筑群



王家家訓



王家孝义牌坊



红门堡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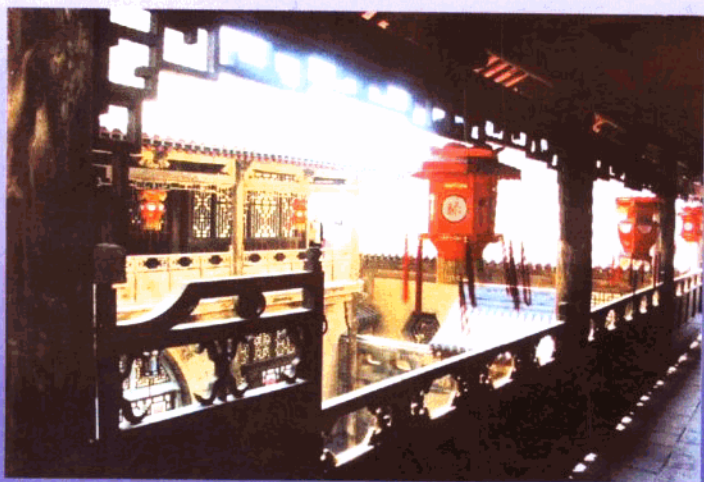
红门堡多进松竹院



红门堡二甲通道



高家崖花院



绣楼



王氏宗祠二楼戏台

前 言

静升王氏家族，源出太原，为历史上“灵石县四大家”之一，同两渡何家、夏门梁家、蒜峪陈家曾齐名于世。

王家在静升，开户于元代，鼎盛于明清，衰落于清末民初。据现存《静升村王氏源流碑记》，早在明朝天启年间，王家已是“士者经史传家，英辈迭出；农者沃产遗后，坐享丰盈；工者彻通诸艺，精巧相生；商者逐利湖海，据资万千”。不唯乡里擅其美，且邑内推其盛，其总体气势，由此可见。到清朝康乾嘉期间，更然根深叶茂，名震一方。

王家由农及商，以经商起家，但从现有资料看，在商界之重大创举尚未发现确切记载。却在一定经济基础确立后，便向仕途发展。

在茫茫仕林中，王家虽少见治乱安危之人杰，可数百年间，不乏凤起鹏飞，倒也富甲一方，并泽及邻里桑梓，四乡中颇多口碑。

王家作为一方望族，史历经久，人丁繁茂，各门派之教养，众子孙之志趣，诚难划一，又不能不受历史条件之局限，故传闻轶事颇多，抑扬褒贬不一。在其良莠互见、善善恶恶的荣辱兴衰过程中，我们既不能苛求古人，借鉴

中就必然应有所扬弃。

无论如何,王家留至当今的一片片住宅群还是令人称道的,它不仅具实用价值,而且有艺术品位。它在建筑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和工艺美术等范畴内,连同本书所涉及之人之事,在有可能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地古为今用中,也一定还能够发挥其应有的某种作用。

王家先祖创业维艰,由贫困到富裕,由蛰居到振翅,以农以商以勤,以德以才以学,致家境一度辉煌——既闻达于朝廷,更显赫于乡野。然此总似多赖物质经济之雄实,各门派中虽也不乏志存高远之贤者,追求大德大智,但囿于种种主观客观,精神砥柱各异,总体功业上便未免让人感到还有所亏簣——或未能饱学饱用,或尚欠尽才尽力,这自然常有天时地利之牵制,却也很难排除个人心志之发端。更何况年久日深,人丁渐众,教化莫及之隅,又会有不肖子孙滑向纨绔,或至家风尽弃。故纵然钱财丰厚之后,前路如何设计,仍还是一个人、一家人、一代人乃至其后辈子孙生存败亡之关键。大家族无异小社会,小家庭自又是社会之细胞,社会大潮流固能左右一个家庭之起落,而一个家庭之精气神和一个人的德智才则更然直接决定自身之沉浮。综观王氏家族六百年之踪迹,他们历经奋发与辉煌,最终还是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日渐销声匿迹,仅仅成为一方土地上的历史话题了。本书零零星星的一些记述,自难窥其全豹,可作为长河中的朵朵浪花,我们每个人却不能不因之而有所深思,有所感悟,也有所启迪。

《王家大院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罗哲文	郑孝燮	萧 默
	仇晓风	温述光	赵建廷

主 任	耿彦波		
副主任	武江波	何发荣	李计明
	蔺计爱	孟贵生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仇晓风	何发荣	李计明
	武江波	孟贵生	侯升翔
	侯廷亮	耿彦波	秦重峰
	温述光	蔺计爱	

编辑部

主 任	侯廷亮	
成 员	秦重峰	景小敏



目 录

始祖王实	(1)
放羊得宝	(6)
经商路上	(10)
宅院纪事	(14)
仕途荣辱	(19)
善行乡里	(22)
盼望中举	(26)
牌坊血泪	(30)
妖怪之謎	(33)
坟地唱戏	(36)

藏谱人记	(40)
麻子三爷	(45)
状告豪强	(50)
“连升两级”	(55)
事出有因	(59)
屈死监牢	(63)
牌坊疑案	(68)
铁门内外	(72)
母子卖井	(75)
自葬枯墓	(79)
如此一生	(84)
“帘儿”小传	(89)
“没力”写意	(92)
红门战火	(95)

始祖王实

灵石静升王家,本为太原王氏之后,早年辗转来到灵石,落脚于汾河峡谷间的沟营村(就是今天的富家滩镇沟峪滩村)。元朝皇庆年间(公元1312年~1313年)有位名叫王实(字诚斋)的年轻人从沟营村迁来静升定居,就成为静升王家始祖。

王实来静升后务农之余以卖豆腐为业,他做的豆腐真材实料,坚嫩可口,白中透黄,气味纯正,无论凉拌热炒,都能成丁成块保持一定形体、一定水分而不会轻易碎裂。加之王实本人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实实在在,谦诚和蔼,公平交易,绝不缺斤少两,所以不只他的豆腐远近闻名,就连王实本人也渐渐受到了人们的爱戴。

一天,王实在卖豆腐途中,遇一老人病倒街头,但见他脸色苍白,闭目喘息,气息奄奄中已是言语不清了,王实隐隐听得其口音不像当地人,遂托人看住豆腐担子,立即背起老人送回自己家中。自此,喂汤喂食,延医请药,只当作亲人一样地侍候,关心备至,终使老人转危为安,

一天天好了起来。可好善乐施的王实并不让远在他乡的老人就此离开，他实心实意地要老人安心住下，继续调理，以便彻底康复后再上路回家。老人本就还饮食无味，四肢无力，见其诚诚恳恳，绝无虚套，也就老老实实地住了下来。

此期间，老人除帮助王实磨制豆腐或做些零星家务外，早早晚晚，又常到村前村后散散步，遛遛腿，看看四周景观。却不想该村静升，从东到西，一条街足有五里之长，非但店铺鳞次栉比，繁华热闹非常，且街后沟沟岔岔，绿荫深处，竟也还鸡犬相闻，都是烟火人家。当地人说，这静升在方圆一二百里内也是最大的村庄了。要有所谓九沟八堡十八道巷呢。放眼望去虽不能如数尽见，却也果然是荣荣茂茂不寻常的。尤其令人赞叹的是时值春暖花开，站在北山黄土高坡顶处，面对村前之万顷良田和一条小河，那滚滚麦浪，那鳞鳞清波，那一行行绿柳白杨，更叫人心胸一时开阔，呼吸也舒畅了许多。老人自幼读过五经四书，又经人指点，识得风水宝地，这时心里便想，灵石县的这一块地面果然名不虚传，真所谓不是江南，胜似江南——说它“不是”，是因为此地毕竟少了些江河湖泊；说它“胜似”，又因为有山有水，山水都还多了些灵气。就说这东面近在咫尺的绵山吧，晴天时，它是那样的湛蓝湛蓝，会叫人忘记“水天一色”而想到“山天一色”；雨后时，片片轻云，或缠在山腰，或罩在山头，牵扯着不远处的万丈彩虹，真又有些像仙境似的。至于到了冬季，听人说皑皑白雪，裹在峰巅，想当然那又是一番情趣与意味了。

看到这些，老人忽然有感于心，喜上眉梢，我何不为

恩人选一更然会导致福祿寿喜的生死吉祥之地！于是，从这天起，他便村内村外四处勘察，用其入木三分之眼力，阅尽了方圆数十里的山山水水、沟沟岔岔。那天，他又来到村北的黄土高坡之上，信步走到一处平地，忽然像有人拉拽似地不由站定。不知为什么，他心神顿明，周身热烘烘地似有一股暖流通过。抬眼四望，一时间只觉得山明水秀，野花送馨，天风徐徐贯顶，地气冉冉升腾，耳际似有阵阵鸟鸣之声，像喜鹊非喜鹊，像黄莺非黄莺，却终究说不清是什么鸟类啼叫，还是什么警世梵音。老人欣欣然正凝虑观望，猛不防轰隆隆一声春雷，由远而近，他像一觉醒来似地，浑身好不清爽！此刻，初夏时节，日正中天，他本以为乌云片片就要下雨了，岂料眨眼间又是万里无云，一片晴朗。他回味适才恍恍惚惚之景观与境界，心想这脚下定是块风水宝地了。遗憾的是此番出门原是花甲之年要在资寿寺^①求签之后再上绵山敬香的，既没有带上罗盘，又花尽了全部盘缠，如今恩人王实从阎王路上救自己一条性命，自己两手空空，无以为报之际，本想为其精心选一处坟茔，这又奈何？……老人万般不安，转而又想，一生中我多次外出，又何曾每次都带罗盘，只要自己心正气正，诚对天地日月，每每以手比量，以目定位，不也都准确无误，还受到主人或其后辈感激的么？今日山高路远至此，又像得到神灵指点，还要什么罗盘！于是，闭目合十，祷告上苍，搓掌心以净手，跪双膝以誓愿，

① 资寿寺：山西著名古刹（海外回归十八罗汉头像故里），在灵石县苏溪村，距静升镇3公里。《中国名胜辞典》有记载。

尔后弯腰叩首,起来又抱拳作揖,随即定心作罗盘,手眼脚并用,再三再四再五,反复察看,最后定位。回去告知王实,又带王实再次上山,指定方向位置,讲清地脉根缘,待王实说明这里本来就叫做鸣凤塬时,老人想象方才自己的身心感受,莫非冥冥间那就是凤凰的吉祥之音么?于是更然断定,此处坟茔该是天造地设的了。次日,老人又到村中察看,一连三日,终于又选定村西那株老槐树东侧,他一再叮嘱王实,日后起墙筑院,一定要在此处,且须广植良木,以求荫庇福地。老人如此这般了却心愿之后,挥泪告别,王实自是依依不舍,筹措银两相送。几年后,节衣缩食,铢积寸累,囊中稍有时,王实便在那株老槐树东喧起了窑洞,扎起了篱笆,栽起了树木,从此子子孙孙历代繁衍,相依修建,这里便成为王家最早的一组建筑群,取名拥翠巷(俗称王家巷),至今遗迹尚存,巷名未改。他死后,后辈遵其遗嘱,就将他埋葬在鸣凤塬那块风水宝地之内。果然,王家自此二十余世,人丁繁茂,约近千家,还分成了金木水火土五派,除静升本村外,还有许多人或散迁县内各村,或定居海内外诸地。王家人不忘先祖创业之辛劳,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还将王实当年的卖豆腐担子供奉在静升王氏祠堂之内。如今,一组组建筑群留在静升,虽年深日久,多有废圯,但终于保留下来的一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修复的高家崖建筑群、红门堡建筑群和孝义祠等,我们不仅还可以领略到王家当年的一些气势,而且院落本身还是国内少有的建筑、少有的民居艺术杰作。这里我们当然不会完全相信关于风水先生的那些想法说法,但王实本人扶危助急,待他人如

亲人的这种高尚行为,到底还是值得我们称赞的。古人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

张百仟、采金城搜集

姑
祖
王
实



放羊得宝

早年，静升王家有一放羊娃，因家境贫寒，年纪又小，所以牧放着小小十几二十只的羊群，一般也不上远山高坡，多在村南草滩。一天，他见几只小羊已跑到庄稼地边，便抄起羊铲，取土块喊打。这中间，一铲下去，忽听“哧楞”一响，其声颇异，便循声过去察看，他原以为这定是块什么石头罢了，却不想似石非石，似陶非陶，从露在地面的部分看，像个盆子的边沿，却大半埋在土中还是不知究为何物。他小心翼翼地用羊铲挖，用双手刨，不一会儿便取了出来，原来这不过是一只平平常常的瓦盆罢了，颜色灰黑灰黑，却有星星点点的微白，阳光下闪闪烁烁，颇见藏而不露之光亮，用手一敲，当当有声，又不同于瓦盆。放羊娃拿它在手，抚弄半晌，不识究竟，只见其大小约同脸盆，心想用此单独贴喂小羊倒也用得着，遂留心照看，黄昏时带回家中。二日清早，他用这瓦盆盛了些磨碎的黑豆又拌了些麸皮和碎草去喂小羊，放下盆子，便又去帮母亲磨面。过了一会儿，他回来看小羊，只见盆中料食

还是原来那些，而小羊已在一边嬉戏起来，他以为是料食太干，小羊不吃，又将剩下的汤水倒进去搅了搅再喂，小羊们却是吃过一口两口便又蹦蹦跳跳而去。他只好拿起盆子，去喂那两只怀了羔的母羊，母羊吃着，他守着，眼见母羊一口一口吃得津津有味，盆中的料食却丝毫不见减少。吃了一会儿母羊也不想再吃了，他又拿给别的羊吃。可是吃来吃去，料食还是那么多。奇怪，这是怎么回事，他去告诉母亲，母亲要他将料食倒入另一盆中，把这个盆洗净，尔后把刚刚磨下的面装了满满一盆，放回屋内。从此，每顿和面做饭，母亲便从这个盆里去舀。几天过去，面不见少，半月一月过去，依然满满荡荡一盆。一家人这才恍然大悟，如此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莫非这就是人常说的聚宝盆了？听说凡能得此盆者，不是祖上有德，便是自己行善。上天绝不会无缘无故白白赐给你的。一家人想来想去，自己日子紧紧巴巴，饱腹之粮尚且不能满足，平常邻居乡亲，你来我往，也没有帮过人家什么大忙，虽说羊群中几乎一半是左邻右舍或本族兄弟叔伯家的，可一只是放，十只二十只也是放，若不是孩子年幼，再多几只十几只何妨。议来忆去，还是父亲说道，这必是托祠堂内那副豆腐担子的福了。说着，他又把老先人王实卖豆腐街头救人的事说了一遍，全家人无不称是，无不感恩，遂将此事告知本族长辈，接着便蒸花馍、炸油糕、杀猪宰羊，择日祭祖，并以此再次训教族内老小，日后务必多行善事，尽除恶行，助危济贫，勿生邪念。放羊娃一家自不敢把聚宝盆据为私有，便每每盆中取面，或本族之内，或同村外姓，送给断炊之家。其后，又经过多次试验，这盆